引　子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正在举行。

毛泽东主席庄重地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他；

他，就是李克农。

人们不禁发问：

他，一位隐蔽战线上的首脑，凭何功勋获得这样的殊荣？

1962年2月13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中共中央正为他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

主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陪祭：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罗瑞卿、习仲勋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致悼词；

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朝鲜外相金光侠大将发来唁电；

各国驻华大使、武官前来吊唁。

他，就是李克农。

人们不禁发问：

他，位不高名不显，凭何功勋有这等隆重的祭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短短几幕，他已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是的，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神秘人物：

生前：他的事业和功勋鲜为人知；

死后：他留下了太多的神秘和传奇。

他的事业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他的功勋不在摧营拔寨的叱咤风云中。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1941 年 3 月，毛泽东请李克农一家在枣园吃饭，席间毛泽东问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没等李冰回答，毛泽东说道：“他是个大特务，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是的，他是一位共产党在隐蔽战线上的高级指挥员，一尊党和军队的守护神，一颗令敌手敬畏的“煞星”。

他的事业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

他的功勋并不比其他将军逊色。

有人这样说，没有李克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 30 年代初以后可能要重写。

白色恐怖下的残酷斗争，红色苏区的保卫和建设；西安事变的酝酿和发动，重庆谈判的决策与促成；板门店停战协定的签订，日内瓦会场的巧妙较量——无一不与李克农的名字紧密地联在一起。

他，是这些威武雄壮的人间活剧的幕后英豪。

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铁幕，再现这位中共情报首脑的传奇风采吧！

地灵人杰　英雄自古出少年

李克农生于安徽巢县，长于芜湖，自幼便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又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9 年参加芜湖五四运动，成为学生领袖；1925 年参加领导教会学校退学风潮，参与创办民生中学；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克农(又名漫梓、稼轩、泽田、峡公、震中、钟和等)，1899 年出生在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一个小康家庭中。

巢县位于巢湖之滨。该县之所以称巢,据说还颇有来历。《名胜志》载：“巢乃江淮下游，南临江湖，受水患为甚，古名居巢，取下者为巢之意。”此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夏代曾在此设立古巢方国(又称南巢国),商汤伐桀时,夏桀曾奔投于此。西周建立后,仍封该方国为巢伯,后为吴所灭。秦始皇统一后，在此地设立居巢县，属九江郡。居巢县即为巢县的前身。巢县在上古时虽极荒潦，但以后随着江淮地区的开发和中原汉人的南迁，逐渐成为鱼米之乡。北宋大史学家司马光便有“居人自丰乐,不与他乡比”的诗句。巢县不仅历史悠久,土地肥沃，而且风景秀丽。县城附近的卧牛山风景如画，登山远眺，巢湖碧波万顷，鳞映霞光。东西城外，两汪水城时隐时现，城南江中更是帆樯如云。古人曾用“大秀前托，金庭后托，芙蓉旗鼓诸

山，左右朝护，湖光滉漾，派接大江，实庐郡之门户，淮西要冲”来描写古城的位置。清知县孙枝芳也曾用“天与人间作图画，南谯曾说小姑苏。登高四望皆奇境，三面青山一面湖”的诗句来概括巢县城的自然风光。

大自然的如画风光，赋予生长于这片热土的人们以钟灵毓秀之气，使得小小巢县在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相传上古此地便有“陶唐让贤，许由洗耳”的雅事。秦汉之际，项羽的主要谋士范增亦生于斯，长于斯。后世百姓恰恰为了纪念范增，特将他过去所居之山命名为亚父山，上建亚父祠，下筑亚父冢，时时祭典。巢县不仅在古代英雄辈出，仅现代史上即有三位上将，除李克农外，尚有冯玉祥和张治中。

李克农生于巢县，但很早便随父母来到了芜湖，住在芜湖鸡窝街。可以说，他的少年时代，主要是在芜湖度过的。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和近代文学史家的阿英，并成为终身挚友。据阿英回忆，当他们还是 10 岁左右的小孩子的时候，就相伴在一个小学里读书。芜湖不仅是著名的文化名城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近代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素有“梁山水泊”之称。当时李克农和阿英就读的小学，就有许多老师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李克农就读的中学——安徽公学，更是一个革命党活动的基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赵声、章太炎、苏曼殊、陈独秀、刘师培及安徽籍革命党卢伯荪、王肖山等都曾在这里教过书，而李克农本人的伯叔兄弟中，与革命党有关涉者也颇有其人。早年的教育，环境的熏陶，使李克农很早便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然而，就李克农个人的才质而论，如果不是时势所逼，他更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自古江左多才子。李克农少年时代与阿英一样，聪明灵慧，博艺多才，还在读小学时，他就曾写过一篇以鸭子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发表在上海的一个进步刊物上。走上革命道路后，尽管环境恶劣，但其周身的艺术细胞仍不时在躁动，创作欲望勃然而出。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朝鲜前线，为了活跃战士们的生活，他曾多次亲自动笔编写剧本、亲自导演，有时甚至粉墨登场，上台表演，无论是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演得唯妙唯肖，一次次博得战友们的喝彩。即使在平时，他也经常妙语连珠，逗得战友们开怀大笑。

芜湖不仅很早便弥漫着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得风气之先。早在辛亥革命时期，陈独秀便在芜湖办有《安徽俗话报》（初在安庆,后迁芜湖)和科学图书社,传播民主科学思想。辛亥革命后陈独秀离皖北上时，便对当时安徽教育界进步人士刘希平、李光炯等说“:我去搞全国性的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活动。”所以,当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芜湖得风气之先,《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广泛流传,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特别是早期共产党人高语罕（后来堕落成为叛徒)、蒋光慈所在的芜湖五中,几成当地新思潮的发源地,被人称之为“ 北大 ”。

1919 年北京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爆发后，消息迅速传到芜湖，芜湖各界顿时沸腾起来。5 月 7 日上午,芜湖各校学生冲破重重阻力，到镇守使署请愿，要求支持运动，电请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后来，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加强团结，以芜湖五中为主，组织了芜湖学生联合会，随后还创办了《芜湖学生会旬刊》,分别刊登评论、译著、著述和国内要闻、本省要闻、本会消息等。

芜湖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曾领导各校学生响应北京学联发出的号召，举行罢课，并抵制、检查日货，促成了芜湖市产业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支援了北京的学生运动，壮大了“ 五四 ”运动的声势。

在这场新与旧、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中，李克农作为安徽公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一名学生领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他广泛阅读了各种新的报刊、书籍，亲自聆听了陶行知先生的课程并结识了蒋光赤（即蒋光慈）、恽代英等。他送给好友阿英许多新书，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学习、讨论。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濡染下，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李克农的思想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用阿英的话来说，即“我们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总之，我们的思想，是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了”。

如果说在“五四”运动中，李克农还是一个接受新思潮影响的进步学生的话，那么，在 1925 年芜湖教会学校学潮中，他则崭露头角，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各国列强除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外，还借助所谓“条约制度”的保护，在华兴办教会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进行文化侵略。据 1922 年中国基督教之音调查会的报告材料，当时耶稣教在中国所设的教会学校有 7000 余所，学生 20.5 万余人；天主教所办学校的学生总数为 14.43 万余人，两类计约 35 万人。芜湖在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教会学校比较集中的地方，仅中等教会学校就有四所，即狮子山圣雅各中学、石桥巷圣雅各初中（又称圣公会学校）、凤凰山萃文中学和福音堂育才中学。在这些学校里，除了设置一些自然科学、文化知识的课程和英语外，都把《圣经》作为必修课，不论教徒或非教徒，每星期日都必须做礼拜，此外每天早晚和三餐前都必须做祷告。刚入学时，学生还觉得新奇，但时间一久，厌恶之心便日益增长起来。特别是每天中午饭前，饥肠辘辘的学生们要等祷告完毕才能吃饭，所以非常反感。而教会学校的校规又极其森严，除寒暑假外，住校生不许外出，学校同学生家长都有联系，学生思想上稍有进步倾向，立即函告家长，促其管教。校方更不许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尤其不许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稍有违反，便受到包括体罚在内的各种惩罚，直至开除学籍。当芜湖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各教会学校由于校方严密控制，却

是空气沉闷,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死角”。当然这只是暂时现象，随着形势的变化，各教会学校学生中长期以来积压的对校方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愈来愈强烈。

1925 年 3 月 12 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后，举国为之哀悼。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发动各界举行追悼会。教会学校最初毫无声息，学生们强烈要求举行追悼活动，遭到校方的阻挠，后几经斗争、交涉，学校才答应广大同学的要求：以学校为范围举行追悼会。4 月 24 日,芜湖各界在湖南会馆会场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各教会学校学生积极参加，会后全体列队游行。为了指导芜湖的追悼活动，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还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专程到芜湖来并发表了长篇演说，痛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军阀腐败统治的种种事实，并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不怀好意，教会学校是搞奴化教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些话，在芜湖各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

5 月 9 日是国耻纪念日,芜湖各校学生一律停课一日,以志不忘。当天，以学生为主体，同时有商界参加，四五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芜湖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促使教会学校的学生们觉醒，一场酝酿已久的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潮迅速兴起。

从 5 月 11 日起，以石桥巷圣雅各初中学生为先导，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在教会学校中掀起。学生们以不参加祷告、罢课、退学、请愿、示威游行等方式进行斗争。

他们的斗争不仅得到了本埠各界的支持，而且得到外埠各界的声援。安徽省学联、安庆圣保罗学校和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均曾派代表赴芜湖，表示声援和慰问，苏州非基督教同盟也来函，对退学学生的转学问题表示关心，共产党员薛卓汉也以安徽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由安庆前来慰问和指导。

5月 26 日，芜湖教会学校学生求学维持会的代表和圣雅各、萃文两校的学生代表,离开芜湖前往省府安庆,向教育厅请愿,要求解决退学学生的转学问题。赴省代表向教育厅送交了退学学生一览表，其中圣雅各高中退学学生 133人,初中退学 85 人,萃文中学退学学生 140 多人。经过多方交涉，教育厅终于同意发给转学证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王稼祥当时是圣雅各中学学生推举的代表，交涉成功后，他曾于 5 月 29 日给圣雅各中学全体同学写信，报告胜利的消息，并与同学互相勉励。

圣雅各中学是这次学潮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校方当然要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5月 27 日，校方宣布自即日起全校停伙，学生们不得不离开学校。29 日，该校宣布将退学学生除名。学生们既已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再加上各方的声援,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他们在得知校方将他们除名的消息后，在当时芜湖的主要报刊《工商日报》上刊登一则声明，全文如下：

“芜湖狮子山圣雅各高级中学、石桥巷圣雅各初级中学学生已全体宣誓：永远与圣雅各脱离关系，请各界注意。”

平心而论，这次教会学校学潮，最初是在新思潮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自发的,但其后来之所以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是紧密相关的，其中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李克农、宫樵岩和阿英等人，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特殊的环境和斗争，决定了他们主要是在幕后指挥，在前台负责直接领导的是各教会学校的进步学生王稼祥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二五”学潮刚刚取得初步胜利，“五卅”惨案的消息又震动了芜湖。

在安徽，各界爱国人士在 6 月 4 日率先组织了“安徽国民外交后援会”,举行各种活动,声援沪案交涉。稍后,又成立“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发表函电,声讨奉系军阀封闭上海爱国团体的逆行，组织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在芜湖,当安庆的‘安徽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不久,‘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也宣告成立。该后援会是“五卅”运动期间芜湖成立的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反帝爱国组织,其下设会计、执行、庶务、编辑等组,李克农、阿英、宫樵岩等均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阿英,在 6 月 8 日他作为芜湖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联合会代表,负责将各项议案提交大会讨论, 10 日又在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被公推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的宗旨,并被推为主祭,公祭沪汉粤殉难诸烈士。以后,他又在“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下设的编辑组负责,担负宣传鼓动、起草文电和消息报道等任务。他还提议并创办了一个带有文艺性质的刊物——《苍茫》杂志,亲自担任主编。据已故老人、昔日国民外交后援会会计组负责人之一的张九皋先生回忆,该刊物为阿英命名,取其无涯之义,来表示“五卅”运动浪潮汹涌澎湃、广阔无际。同时它也有旷远的意思,以表示反帝斗争任重道远。以后,芜湖也曾成立“芜湖‘五卅’惨案后援会”,李克农、阿英、宫樵岩等亦均为主要负责人。

“二五”学潮取得了初步胜利,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新学期的到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到了李克农等人的面前,即从教会学校退学的广大爱国学生如何复学?

前面提到过,早在 5 月 26 日,芜湖教会学校学生代表曾前往省府安庆向教育厅请愿,要求解决退学学生的转学问题。这一倡议虽然得到了原二农学校教师、当时在省教育厅任职的沈子修先生的赞助,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为退学的学生颁发了转学证书,证明其过去的学历,但并未解决实质性问题。当时芜湖仅有省立五中一所,农、工专科学校各一所。省立五中在“五四”运动前后非常活跃,但此时掌权的是国家主义派,凡持证书前往应考者,无一录取。因此,失学青年嗷嗷待哺,成为当时芜湖教育界的一大难题。

在这艰难的时刻,李克农、宫樵岩和阿英等人,受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芜湖地方组织和当地教育界的重托,在

赭山之麓、大观山之巅，面临滚滚东去的长江，选定了一所校舍，毅然创办起一座崭新的中等学校——民生中学。民生中学的校名，显然取自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之“民生”二字，具有意义深远的办学目的。从此，在大观山上飘扬起一面红底白字的民生中学校旗。

当时芜湖有四所教会中学，在“二五”学潮中退学的学生多达400余人，而民生中学的规模有限，仅能招收120名学生，计初中一、二、三年级各40名，无法满足广大退学青年的需求。因此，在民生中学创办的同时，由芜湖教育界胡法川、佘小军等在距芜湖约五六里的鲁港镇创办了另一所中学——新民中学，共收学生240名，计高中一、二、三年级和初中一、二、三年级各40名。在“二五”学潮中摆脱了奴化教育的退学学生，绝大部分进入了这两所学校。同时也有些学生考入了外地学校，如王稼祥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另一些人考入了南京大学附中。继续留在教会学校的人数极少，教会学校教育陷入了困境。

民生中学的创办经费除很少一部分是由“安徽‘五卅’惨案后援会”拨发和爱国人士捐募外，大部分靠李克农、宫樵岩、阿英等人筹集和亲戚朋友的支持。虽然经费问题始终是民生中学的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但经过李克农等人的艰苦努力，仍维持了好几年。更为可贵的是，民生中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芜湖地区，受到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拥护和支持。学校首任校长是宫樵岩(兼训育主任),二任校长是李克农(兼事务主任),三任校长是王伟侠(兼教务主任)。李克农始终担负着学校实际工作的艰巨任务。

当时民生中学周围有广大的农村，附近建有裕中纱厂，临近江岸有产业工人和码头工人。因此学生们面向着广大的工农群众。此时的李克农等人，虽然在组织上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加之周围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言传身教，现实的政治斗争已使他们认识到工农的力量，因

此，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到民间去，为工农群众举办夜校，帮助他们识字、学文化，讲形势，讲爱国革命的道理，每逢假期或节日，还公演话剧或活报剧。每逢这时，不乏艺术细胞的李克农便按捺不住本能的创作欲望，经常亲自导演。据当时民生中学的学生甘野陶（当时名甘天沐，为学生领袖之一，解放后曾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回忆，当时他们在李克农的导演下曾演过《李克用卖国》、《春闺梦里人》等剧目。

在李克农等人的组织、教育和督促下，民生中学很快便形成了它独特的校风，全校上下，团结友爱，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学生们均能自觉遵守学校的纪律，把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李克农为了加强学生们的体育锻炼和军事教育，专门请来一位行伍出身的王振武担任体育教师，从班排教练、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基本动作做起。全校分为三个大队，学生们身着灰色制服，整齐划一，精神抖擞，显得格外英武。

李克农的好友阿英也是该校董事之一，他不仅参加了民生中学的创建，还担任过一些课程，但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工作，主编《苍茫》杂志。学校成立不久，他因公开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受到反动军阀孙传芳的通缉，被迫逃离家乡，亡命上海。尽管如此，阿英对民生中学的建设，特别是校风的建设还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民生中学创办不久，阿英即将《苍茫》杂志编辑、出版的地址迁到民生中学。在这个刊物上，阿英排除各种阻力，大胆发表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受到民生中学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如当时民生中学音乐女教师莫英以仲云的化名写了一篇名为《反‘日妈的’》的杂文，主要内容是针对芜湖一些县有顽固思想的人对女子剪发的斥责——“日妈的”——予以反驳。阿英将该文在《苍茫》杂志发表后，遭到当时被国家主义派所掌握的省立五中学生联合会主办的《赭山》杂志的反对，该刊曾组织一个化名“是我”的人撰文嘲弄莫英。阿英在《苍茫》第四期上又刊登了莫英的《一封婆婆妈妈的信》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反击。同期，阿英还发表了自己所写的《到民间去》的读书日记，名为读书日记，实为富于哲理的优美散文。其中心意思是告诉人们 ，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文化，都要到民间去，与人民为伍，才能完成革命任务；文艺家也必须到民间去，非此不能完成文学的宏图。此外，该刊还刊登了高语罕的《到西湖去》一诗，其内容也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倾向。所有这些，对民生中学广大青年学生都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为民生中学新校风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

1926 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11 月，国民政府正式迁都武汉。在此之前，阿英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接触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政治上受到很大影响。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力地吸引着他，他满怀热情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受上海党组织派遣，秘密潜回芜湖，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以迎接北伐军。阿英回到芜湖后，首先在民生中学潜伏下来。1926 年冬，由杨士彬、余昌炯（准）介绍，李克农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民生中学成为中国共产党芜湖地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据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阿英和李克农等人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在戴述清的客栈里找到一间空房，悄悄地准备着起义军的旗帜、宣传品等，只是由于北伐军进军神速，驻守安徽省的孙传芳的军官们纷纷在前线倒戈，使北伐军中路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安庆、芜湖。

1927 年春，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到达芜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李克农和阿英等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市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芜湖市、县国民党党部。同时，工、农、青、妇、学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当时实行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受党组织的派遣，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政权的建设工作。阿英和李克农当时均在国民党芜湖县党部任职，其中李克农任县党部委员，兼农民部长，阿英任县党

部主任委员，兼工人部长。同时，芜湖市学联的领导职务绝大多数也由民生中学同学出任，会址设在因畏惧革命而远逃外地的大土豪孙泽的住宅内。学联的领导曾在此召开全市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并与国民党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段日子里，李克农心情极为舒畅，工作积极认真，他不仅领导农民协会组织了斗争土豪劣绅丁世凯的斗争，而且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以民生中学为基础，广泛团结全市进步学生，把芜湖的各项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风云突变　遭通缉转危为安

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安徽芜湖国民党当局也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形势急剧恶化。李克农等在党组织领导下，先是打入敌人内部，随后又转入地下，辗转于芜湖和巢县之间。直到1928年他才离开家乡，经南京前往上海——

当北伐军于1926年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上海、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所有这些，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帝国主义不惜亲自出面，干涉中国革命。1926年秋，当北伐军进抵武昌时，英帝国主义不仅帮助吴佩孚直接炮击北伐军，还派军舰驶入广州省河，占领省港码头，收缴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接着又先后制造了“万县惨案”和“南京惨案”。

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行动，曾经以左派面目出现欺骗世人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仅不敢对帝国主义的干涉进行反击，反而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加紧勾结，加速进行反共反工农革命的罪恶活动，逐渐暴露了其反革命的真面目。从1927年初起，蒋介石仅在江西就制造了赣州、吉安、抚州、上饶、都昌、永修、丰城、永新等惨案及南浔事件。3月20日，蒋介石到达安庆后，即收买青红帮流氓打手，捣毁了国民党安庆市党部和总工

会，并打伤 6 人，制造了“ 安庆惨案 ”。之后，蒋介石又扣留了武汉中央关于组织安徽省政务委员会的命令,自行委任了 28 名安徽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其中大部分是军阀、安福系、西山会议派余孽及流氓恶棍头目。

芜湖和安庆近在咫尺“ 安庆惨案 ”极大地鼓舞了芜湖地区的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当时芜湖有一个青帮头子叫马玉伯，是蒋介石收买的主要地方势力之一。此辈自恃后台牢稳，势力强大，经常惹事生非，制造事端。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尚未到达芜湖，政权还控制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因此，马玉伯虽然猖狂，却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他仍在动摇观望。为了掌握这支力量，并随时观察马玉伯的动向，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派与马玉伯有间接关系的李克农及其好友阿英打入敌人内部。

江南的三月虽然春天已经在悄悄到来，但晚上气候仍十分冷冽。一天夜里，李克农和阿英经过几番周折来到马玉伯家，因李克农与马家原来就有联系，且已经中间人事先谈清，所以略加寒暄后便转入正题。根据马玉伯的“ 指导 ”，李克农和阿英分别在马家供奉的“ 先生 ”灵前，烧纸行礼，表示报帖入门，马玉伯则在一旁代表“ 先生 ”答礼。待所有应行礼事完毕，马玉伯才请李克农和阿英坐下来斟酒畅谈，以示祝贺。直到深夜，李克农和阿英才离开马家。

李克农和阿英双双打入芜湖地区青帮之内,两人情同手足,互相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开始有所好转。就在此时，形势又陡然发生变化，4 月 18 日,芜湖发生“ 反革命政变 ”,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遭到逮捕。由于单志伊事先派人通风报信，李克农和阿英才在敌人来逮捕前半小时逃离虎口。

单志伊是何许人也？单志伊，安徽滁县人，1904—1914 年留学日本。在东瀛求学期间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奔波的孙

中山先生，并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兼日文翻译。回国后，他先在安庆兴办造纸厂和肥皂厂，企图借实业救国，以后又移居芜湖。1927 年初，芜湖市警察局长喻为樵聘请单志伊为警察局顾问。由于单志伊多年在外奔波，见多识广，且为人谦和，所以喻为樵无事时便经常到单家来抽烟、聊天，两人相处甚好。“四·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一天晚上,喻为樵又到单家,进门之后二话没说,便拿出一封信给单志伊看，说蒋介石有手谕，要捉芜湖大观山民生中学的几名师生。单志伊不看信还罢，一看这信，惊得差点儿没有背过气去。原来要捉的人中有他的老管家李培友的亲戚李克农。此外还有阿英等人。单志伊是看着李克农一点点长大的，深知李克农的为人，而且他自己也是民生中学的校董，二女婿马景长还是该校校长,与李克农、阿英和宫樵岩等人相交甚深。他深知,如果没有李克农等人，也就不会有民生中学的今天，这层关系，喻为樵固然不知道。他略一稳定情绪，思忖道，对李克农等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想,都必须设法救助。但怎样才能稳住喻为樵呢？正在这时，喻为樵指着手谕对单志伊说：

“你是顾问,特地告诉你,你说怎么办？”

单志伊略一思考,便斩钉截铁地说：“抓,执行上面的命令。”

先稳住喻为樵，然后单志伊佯作去拿水果，在这瞬间他偷偷叫夫人汪九芝立即通知两个人：一是李培友，让他马上到民生中学去告诉李克农等，立即转移到芜湖江对岸的裕溪口去；另一个人是自己的保镖邢志远，要他马上到自己的大哥店中去取钱，送往裕溪口交给李克农等，以供途中之用。李克农和阿英等因此才得以逃脱魔掌，单志伊却因此而丢掉了警察局顾问的差使。

后来单志伊全家迁居上海，当时李克农、宫樵岩等均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每当他们急需活动经费时，单志伊无不解囊相助，最后直至将住所的家具和西服变卖，来贴补革命的需要。

1937 年，李克农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时，单志伊曾应李克农的要求，将家从原住址搬至福熙路多福里 21 号(今延安中

路 504 弄），与李克农一家合住在办事处的楼上，支持革命工作。两个月后，他又根据李克农的指示，将家搬至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 号。这是一座单间三层临街小楼，底层由单志伊的儿子单惠民开设诊所作掩护，二楼家居，三楼由李克农安排设立了秘密电台，报务员即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白（当时化名李霞）烈士。当李白初次来到单家时，单惠民对家里人说："他（即李白）是我们的远亲，来上海补习无线电，晚上要读书，你们不要去影响他。"李白把收发报机装在两只皮箱内，白天放在二楼，和单家的皮箱混在一起，晚上 11 点后再拎上三楼，关紧门窗，挂上双层深色窗帘，换上五瓦灯泡，灯泡周围再蒙一块黑布。机器打开后，再在电键头上插入一张薄纸片，以减小"嘀嘀嗒嗒"的通报声。就这样，单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李白在靠近霞飞路闹市地段的法租界嵩山巡捕房附近，设立了他到上海后的第一部电台。后来因情况有变，李克农才指挥李白另迁别处。这当然都是后话。

"四·一八"政变后，芜湖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左派组织相继隐伏。右派打着"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旗帜迅速篡夺了党、政和群众团体的领导权，工、农、青、妇等组织均被解散，工人纠察队和商团的武装亦被缴械。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民生中学仍然屹立在大观山之巅。此时，李克农和阿英已经逃离芜湖，转入地下斗争，只有宫樵岩仍然留在学校里，担任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放过民生中学。一天夜晚，宫樵岩忽然遭到公安局的逮捕，全校师生为营救宫校长出狱，首先派出代表出面交涉，反对当局非法逮捕。然后全体同学聚集在公安局门口迎接宫校长。当时，蒋介石虽然已公开叛变革命，但还有武汉革命政府存在，风传"唐生智是共产党"，芜湖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未卜局势如何发展，另一方面又抓不到宫樵岩的任何证据，于是被迫于次日晚上将宫樵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